

■ 学生版世界文学经典

包法利夫人

Madame Bovary

【法】 福楼拜 原著

魏明祥 辑译写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

导　读

斯汤达深刻，巴尔扎克伟大，但是福楼拜完美，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·福楼拜[illegible]以宗教般的虔诚，为我们塑造了具有悲剧意义的女性形象——包法利夫人埃玛。

埃玛沉迷于“浪漫主义的忧郁，回应大地和永生”，使她游离一个农民的女儿，成为一个“多余人”。

她爱过夏尔、莱翁、罗多夫，不如说她爱上了爱情，爱上了瞑瞑之中情人的影子，而并非现实中的男人，她真诚地爱着自己的爱情，然而肉欲的满足填不平精神的渴求，她是一个肉体堕落而精神依然执着于生活的幻梦的女性。

包法利夫人 | 员

埃玛是当时社会一手造成又一手毁灭的牺牲品，这个作者“最衷情”的主人公因债台高筑，被爱情遗弃服毒自杀，如美丽的蝴蝶驶向虚无的列车中，唱一首令人难忘的哀歌。

福楼拜从 [illegible] 年 怨月动手写 《包法利夫人》，[illegible]年，当这部小说在 《巴黎杂志》上发表后，立即轰动了法国文坛，福楼拜因此获得了盛誉。但小说的批判锋芒触犯了当局，他受到控告，历经磨难，小说再度声名大振。

通过埃玛寻梦的一生，读者可以感受到福楼拜那种与生俱来的对人生，对人世的悲观主义倾向。小说独特的艺术风格，使它成为当时法国一部“新的艺术法典”。

目 录

一　夏尔·包法利…… 1
二　夏尔与埃玛之恋…… 9
三　婚姻的枷锁……19
四　沃比埃萨尔的舞会……33
五　迁居荣镇……46
六　包法利夫人与罗多夫的恋情……88
七　包法利夫人与莱翁的爱情…… 147
八　埃玛之死…… 210
九　夏尔·包法利的毁灭…… 238

包法利夫人 | 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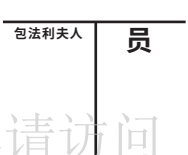
一　夏尔·包法利

我们正上自习，忽然校长走进来了，后面跟着一个没穿校服的新学生和一个端着一张大课桌的校工。正打瞌睡的学生们纷纷起立。

校长挥手让我们坐下，然后转身对班主任低声说："罗盖先生，我把这个学生交给你，上五年级，可以的话，把他升入高年级。"

新学生坐在门后墙角里，这是一个乡下孩子，十五岁左右，他神情显得十分懂事，又显出局促不安。穿一双很少擦油的显出几分笨拙的结实钉鞋。

大家开始背课文。他全神贯注，拘谨得腿都不敢跷起来。两点钟时，下课了，班主任不得不提醒他和我们一起整队。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

我们有个习惯，一进教室，就把帽子随便往地上一扔，好腾出手来做功课，不知他没注意到，还是不敢照着大家一样做。祷告完了，新生还把鸭舌帽放在膝盖上。这顶混合式的帽子，看起来是个十足的蹩脚玩意，十分难看。

教员喊道："起立。"

他一站起来，鸭舌帽忽地掉在地上。全班人一阵大笑。他连忙弯腰去拣帽子。

饶有风趣的教员说："小家伙，丢掉你的战盔吧。"

学生们哄堂大笑，可怜的孩子手足无措，他坐下来，又把那丑玩意儿放在膝盖上。

教员继续说："站起来，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。"

新生叽哩咕噜，说了一个名字，谁也没听清楚。

老师喊道："大声点说！大声点说！"

于是新生下了极大的决心，张开大口，扯开嗓子喊出几个字："下坡乏力。"

包法利夫人 | 圆

这下像炸开了锅，教室里一片嘈杂声，还夹杂着尖叫，沸沸扬扬，好不热闹。

由于大罚功课，教室秩序逐渐恢复了，教师最后听出夏尔·包法利这个名字，经过听写、拼写、重读，立刻罚这个可怜虫坐到讲桌底下的懒板凳。可他走以前又迟疑起来。

教员问道："你找什么呀？"

"我的鸭……"

教员生气地喊道："全班罚抄五百行诗选！"

"至于你，新来的学生，把拉丁文动词"笑"变位二十遍。"

然后声音变柔和一些："哎，还你的鸭舌帽，你回头会找到的，没有人偷你的。"

一切又平静下来。

夜晚他在自习室，我们看见他学习认真，个个字查字典，很辛苦。看来，就靠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，他才没有降班。他父母图省钱，后来很迟才送他上中学。

他的父亲夏尔·德尼·巴尔托洛梅·包法利

包法利夫人 | 猿

先生，原来当军医副，[illegible]年左右被迫退役，当时靠着他的一表人才，顺手牵羊，捞了六百万法郎一笔嫁资：一个帽商姑娘爱上他的外表，给他带来的。结婚头两三年，他靠太太过活，吃得好，起得迟。岳父死后，没留下什么，他办实业，赔了钱，随后退居乡野，想靠土地生利，可他又不懂种田，最后他决定还是放弃一切投机。

于是他以两百法郎一年的租金，在科州与皮卡尔迪交界的一个村子里，租了房子，从四十五岁起，就深居简出，不愿与人交往。

他女人开始迷恋他，倾心相爱，谁知到头来，他倒生了外心。开始随随便便起来。她含辛茹苦，开始并不抱怨，后来实在忍无可忍，干脆沉默寡言，置之不理，忍气吞声。她四处奔波，忙个不停，而老爷照旧饱食终日，无所事事。

她生了一个儿子，必须交乳娘喂养。每当小宝贝回到家，便娇生惯养如同王子。他按斯巴达方式，从严管教，望日后能成大器。可这孩子天性温和，有负于他的苦心。母亲终日对他喋喋不

休，充满了伤感的乐趣和絮叨的柔情。她生活孤苦伶仃，对丈夫没有依托，因而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。她教他认字，甚至弹着她的旧钢琴，教他两三支抒情小调。就这样，孩子在村里闲逛着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一天天成长起来，他身体如同一棵橡树，手臂结实，肤色健康。

十二岁上，母亲给她争取到启蒙教育，由本堂神父任教。但上课时间少得可怜，又不固定，因而效果不大。神父对孩子一直表示满意，甚至夸他说，年轻人记性好。

不能再让夏尔这样下去，太太态度坚决，义无反顾地要送儿子读书。老爷不再抗拒让了步。一晃又过去了半年，第二年十月底，这才决定把夏尔送进鲁昂中学念书。

现在没有人能想起他当时的情形，只知这男孩性情温顺，游戏时玩耍，自习时用功，在教室认真听讲，去寝室睡得甜，在饭厅吃得香。每周四晚上，他用红墨水给母亲写一封长信。

他靠着用功，在班上永远接近中等生，也这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

样一直保持下来；甚至有一次，他考博物，竟得到表扬。但是临到第三年末尾，父母决意叫他退学读医，深信他靠自己，就能通过中学毕业会考。

母亲在洛拜克河附近相识的染匠家，给他在五楼挑了一间屋子，讲定房饭钱，弄来几件家具，随后她陪儿子呆了一星期，再三叮咛他做个老实正派的人，今后就只剩他一人了，离家在外，一定要细心照料自己，母亲将一切安排妥当，这才回乡。

布告牌上的课程表，他一念，就觉得脑袋发胀：解剖学、病理学、生理学、临床课、治疗学，还不提卫生学和药材论，没有一个名词晓得来源的，个个像庙门，里面既庄严又黑暗，根本摸不着头脑。

他完全不懂，听也白听，他跟不上。可是他用功，他记录了成本的笔记。每课必到，实习从不缺席。

为省钱，母亲每星期托邮车给他捎来一块叉

烧小牛肉。上午从医院归来，他一边取暖，一边用叉烧肉就午餐吃，饭后又去上课，下课后回到住所。晚饭后接着上楼回到自己房间，埋头用功。

夏季美好的黄昏，郁热的街巷空空落落。他推窗远眺，透过那迷人的黄昏景色，那远方的家乡多么令人向往选

他瘦了，身材变得修长，脸上显出哀怨的表情，几乎惹人好感了。

原来下的决心，漫不经心统统丢到脑后，有一次不实习，第二天不上课，尝出了偷懒味道，索性渐渐不去了。他常跑小酒馆，迷恋骨牌，给女友们唱歌曲，还学会了调五味酒，最后，懂得了爱情，心中萌动了前所未有的想法。

他这样准备医生考试，结果自然彻底失败。当晚，家人还等着为他祝贺成功呢选

他走回村里时，心里思虑着该怎样应付这事，他托人找母亲出来，一五一十讲给她听，母亲原谅了他，五年以后，被隐瞒的包法利先生才

知道事情的缘由。夏尔这时才重新用功，再次准备他的考试，预先背下全部问题，他录取了，而且分数相当高。这对他的母亲，是个大喜的日子，是她看到希望燃起的日子，他们大摆酒宴，热烈庆祝。

他到什么地方行医呢？托斯特。帮他在托斯特挂牌行医还不算完，她还给他物色到一个媳妇，她是迪埃普一个寡妇，四十五岁，年收入一千二百法郎。

迪比克夫人尽管长相难看，骨瘦如柴，但上门求亲者却不乏其人。包法利夫人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击败了所有对手。争取到了这个虽丑但却拥有资才的儿媳妇。

夏尔原本以为结婚后条件将改善，自己可以更自由，花钱可以随便。然而，谁料想婚后家里是他太太当家，一切都得听她的吩咐，她每天早晨要喝巧克力，晚间要向他唠叨苦恼，还要他一个劲儿疼她、关心她、爱她。

包法利夫人 | 愿

二　夏尔与埃玛之恋

有一天夜晚，十一点钟左右，远处传来了马狂奔的声音，把他们从睡梦中惊醒。女仆透过天窗，问清下面一名男子的来意。他是来请医生的，还带了一封信。

这封信求包法利先生马上去贝尔托田庄给一个摔伤的病人接一条腿。然而六古里远的路，夜里又一片漆黑，太太担心丈夫漆黑的夜里出门出意外，因此决定夏尔等五小时后，月亮升起时再动身。

清晨四点钟左右，夏尔披上斗篷，向贝尔托进发。刚离开热被窝，他还睡意朦胧，随着牲口平稳脚步摇摇晃晃往前走着。经过瓦松镇时，他望见一个男孩坐在沟边草地上。

包法利夫人 | 怨

小男孩问道：“您是医生吗芽’

听到夏尔的肯定回答，小男孩跑开了。

一路上听向导介绍，医生了解到：医治的病人鲁奥尔先生想必是本地一位最富裕的农民。昨天黄昏，他在邻居家里“过三五”，回来的路上摔断了腿。他太太已经死去两年，身边只有他的一位千金小姐帮她持家。

进入贝尔托时，马受惊了，来了个大闪失。

这是一家外表殷实的田庄，长长的羊圈，高高的谷仓，墙面光滑，犹如人手，院子里种植着一排树木，池塘边，传来了鹅群的欢叫声。

一位年轻女人，身着三道镶边饰的蓝色丝绒长袍，在门口迎接包法利先生，请他到厨房坐下，那儿生着旺火。

夏尔上二楼看病人。只见他躺在床上，这是一个五十岁光景的矮胖男人，皮肤白净，前额光秃。现在轻声呻吟起来。

骨折情况简单，没有任何并发症。夏尔怎么也没有料到会有这么容易治的病。女仆撕开一块

布做绷带，埃玛小姐也试着缝制小垫子，她花了很长时间找针线盒，缝垫子时不小心扎了手指头，轻轻放在口里吮吸了几口。

她指甲如此洁白，比迪埃普的象牙还洁净。可她的手并不算美，她有一双美丽动人的大眼睛。她目光大胆坦率，天真无邪，透露着惹人怜爱的光彩。

包扎完了，鲁奥尔先生亲自邀请医生，在回去前吃点东西。

夏尔下楼来到底层厅堂。

他们起先谈病人，后来闲谈起来。从谈话中夏尔了解到鲁奥尔小姐在乡间过得并不开心，尤其是现在，田庄几乎完全由她一个人照管。

她的脖子从白色翻领下面露了出来。头后盘一个大发髻。乡村医生是生平第一回见到这样的发型。

上楼告别了鲁奥尔老爹，夏尔又回到了厅堂。她转过身来，问道："你找什么东西芽'

他答道："对不起，我的马鞭。"

原来鞭子掉在口袋和墙壁之间的地上。埃玛小姐瞥见了，俯身去捡，夏尔为表示殷勤，也连忙跑过去，同样伸出胳膊。两人之间磨擦了一下。她涨红了脸，赶紧立直了，把鞭子递给了他。

原来答应三天后再来贝尔托，可他第二天就来了。往后，他通常一星期来两次，这不包括他有时意外地临时看望。

不过，一切顺利，伤腿按常规逐渐痊愈。一个半月后，人们已看见鲁奥尔老人在他的“寒舍”里试着自己走路了。大家开始对包法利先生赞不绝口，并把他看成名医。

至于夏尔，他并不追究他为什么喜欢去贝尔托。他感到有一股磁铁般的吸引力。去时，他总是一大早起床，策马急驰。他喜欢鲁奥尔老爹拍着他的肩膀，叫他救命恩人，喜欢埃玛小姐的小木鞋，发出嘎吱声响，一股莫名的巨大的驱使力驱使他一次又一次重返旧地。

她总是送他到第一级台阶。

夏尔频繁拜访贝尔托的初期，太太免不了想知道病人底细，后来她听说鲁奥尔老爹有一位千金时，难免生疑赶紧四处打听，得知鲁奥尔小姐在修道院长大，还受过良好教育，自然懂得跳舞、地理、绘画、做绒绣和弹钢琴了，这还了得，她寻思。

“就因为这个，所以他去看她时容光焕发，还换上新背心，也不怕雨淋。”

她本能地憎恨她。她责问他，既然鲁奥尔已经痊愈，凭什么理由他还老去贝尔托？因为那有个心上人。他要找城里小姐。

“鲁奥尔老爹的女儿，一位城里小姐，去他的吧！她们家的祖父是放羊的。”

被她吵得厌烦不过，夏尔只好不去贝尔托了，表面顺从，可内心愿望强烈，不甘心就此罢休。

初春的一天，安古镇的一个公证人，即迪比克寡妇的财产代管人，带着他事务所的全部现金潜逃了。她现在几乎什么也没有了，公爹大发雷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